

情在海外系列

意大利狂想曲

● 余宛宛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58.4
298-C



情在海外

系列

意大利狂想曲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大利狂想曲/余宛宛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6

ISBN 7 - 5399 - 1957 - 4

I . 意... II . 余...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6644 号

书 名 意大利狂想曲
作 者 余宛宛
责任编辑 荣 华
责任校对 童 仁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1 万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1957 - 4/I · 1843
定 价 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夏日抒感

夏天,不适合写稿。

所有人都应该同意——当热浪来袭之际,最适合的活动是在冷气房里睡觉!

因此,为了不让自己像个违反生理需求的苦行者,冷气——我开了,觉——我也睡得很可观。

至于稿子嘛,似乎也在我的计算机里凉快了很久。

其实,尝试在一个设定的主题下去写东西,是一种满好的成长机会(万盛的扬舞系列想来满足了不少作家与读者的痛呢!)。问题是——撰写“异国恋”这个系列时,想去旅行的心一直是蠢蠢欲动的。所以,在完成前三章之后,我有了一趟五天的行程——没去意大利,没到日本,去的是和这本书完全不相关的祖国大陆(很好玩哦!)。

意大利狂想曲

旅游绝对不是件坏事,对我而言。比较糟糕的事情是——打从自大陆回来后,玩心就一直没收起过,加上诸多朋友突然有如预谋似的纷纷在每个周末热闹来访,结果我的下场自然是可以预期的“精彩”喽(毫无定力的我差点“伴游”到连书中的主角叫什么名字都忘得一干二净!)!

是故,今天夏天对一直在拖稿状况的我来说,诚然是满惶恐难度的!

禅宗曾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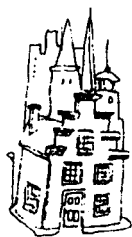
想来,今年六月我特别耐不住暑气的原因,肯定有一部分是因为心头搁着稿子未完的重担吧!否则我向来是挺容易快乐的人啊!

所幸,稿子总算是交了出去。

开——心!

最后,定要一提的是:很高兴能有机会和我很喜欢的两位作家林如是、卫小游共同经营这个“异国恋”系列——这也是夏日之中的另一件快乐事啊!

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这个系列!





A

云，怎么会这么洁白柔软！天空，怎么会这么蔚蓝澄净！

高桥秀治微张着柔软的唇，看着周遭属于哥本哈根的异国风情——

这个名列欧陆七大港口之一的丹麦首都，是个充满美丽与矛盾的城市。

新兴的科技大楼间交错着中古世纪的典雅广场；绿意盎然的街道上，悠闲地行进着几部色彩缤纷的小汽车，而冬日少见的好天气，更是让街上的单车硬是凌驾了汽车的数量。

哥本哈根有着高度现代化的文明，居民们却依然遵循着传统的方式悠闲地度日。每当他不经意与丹麦人四目相交时，他们总会响应给他亲切的微笑——一种和东京人的冷漠有很大差距的阳光笑容。

意大利狂想曲

露天咖啡座上，高桥秀治清美更甚女人的面容招来了不少注目的视线，然则他只是继续摊在椅子上，继续晒着他的阳光，继续含笑注视着街上的行人。

反正，在这个北欧城市，根本没有人认识他！

高桥秀治拿起咖啡闻了一会，又满意地放回桌上。其实，他喜欢喝日本煎条更甚咖啡，不过咖啡的香气总是让他忍不住点上一杯！

早知道威胁经纪人林田清司他要辞职的这一招，可以有效地替他得来两个月的假期，他早在一年前出道时就付诸实行了，不至于辛苦至今，累出一副连女人都要羡慕的纤纤体态。

要知道，一个成功的牛郎也需要随时外出旅行以增广见闻！

高桥秀治的心思随着一位妙龄少女的经过而转移了心思——丹麦的俊男美女多到令人咋舌！

静——

突然间，高桥秀治身旁交谈的人声突然静默了下来，欢乐的声也在瞬间戛然而止。隔壁一桌情侣，开始低下头专心地吃蛋糕；而左边那三位笑声洪亮的男子，则纷纷掏出了书认真地阅着。

发生什么事了？高桥秀治放弃了妙龄少女抛给他的微笑暗示，疑惑地转头看着那群从咖啡厅内走到露



天咖啡座上的四名黑衣男子。

黑发黑眼的该是意大利人吧？不过这群人个个神态冷凝，让人头皮直发麻。

高桥秀治很鸵鸟地效法他桌行径，故作悠闲地低头喝了口咖啡。真苦！

他印象中的意大利男人只有两种——第一种是因为一杯咖啡而呱啦乱叫一通、满口“妈妈咪亚”的夸张人类。这种人在听见他是男人时，还会趁机乱摸几下他的屁股。这种罗马色狼，他前几天就碰到过不少个！

至于第二种，他只在电影里看过，也希望不要有机会碰到——冷酷安静的意大利黑手党。

嘎！完蛋了！他们全朝着他走来了。高桥秀治从眼角瞄到一团乌鸦似的颜色朝他走来，他僵直了身子，捧紧了手中的咖啡杯。

他才二十二岁，还不想葬身在异国！

“太太，先生在里头等你。”带着金边眼镜的男人以英语说道，长型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你们认错人了。”松了一口气的高桥秀治，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回答道。

好险！祖母为了让他接手高桥家的事业，曾经把他送到美国读了三年书！

“太太，请你别和我们开玩笑。”金边眼镜板着脸



说。

“我真的不认识你们。而且我是男人，不是什么太太。”注意到男人不适当的称谓，高桥秀治指指自己的短发及一身男性的打扮，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他除了五官漂亮了一点、一百六十八公分高的身材稍嫌瘦弱一点外，哪里像女人了！

四名黑衣人互看了一眼，眼中皆有着忍耐的神情。

高桥秀治倒过头，假装很认真地研究着他的丹麦旅游指南。他们怎么还不走开！

“太太，先生在里头等你！”金边眼镜固执地看着她，没有离去的打算。

“我不是什么太太！”高桥秀治才出声抗议，立刻惶恐地发现这几个男人已经从前后左右将他包围住。“你们想做什么！”

“抱歉了。”金边眼镜低喝了一声。

高桥秀治不能置信地瞪着两个壮汉一左一右地站到他的身边——他的双臂正被壮汉捉执而起，而他的身体正离开椅子！

“你们想做什么！”高桥秀治大叫出声，害怕地发现自己正被他们拖着往前走，而他费尽了吃奶的力气也没法子阻止他们。

“放开我！”高桥秀治挣扎着想在四双铁臂之间找



出一条生路。

“请你合作，我们并不想伤了你。”

“我是男人！不要叫我太太！”高桥秀治惊惧地嘶吼着。无奈他向来细致的男音在放声大叫时，愈发像个女子。



金边眼镜没有响应，依旧若无其事地和其它男人高声谈笑着，以掩去她的叫声。

高桥秀治颤栗地看自己的脚被拖过一排石子路，而他在这些巨人的围绕之下，居然连周遭的风景都看不到一丁点。

“救命啊！”心慌之下，高桥秀治猛然释放出他的最大分贝。

“不要逼我们动手，夫人。”金边眼镜皱了下眉，拿出手机恭敬地用意大利文说了几句话，同时挥手让属下加快了步伐。

高桥秀治的身子悬空飞离地面——事实上，他正被人抬着走路！

惊骇让高桥秀治的声音全卡在喉咙中，忘记发挥尖叫的作用。

这是怎么回事！旅游指南不是说哥本哈根治安良好吗？旅游指南不是说在哥本哈根偷辆脚踏车就是件了不得的大罪了吗？那他为什么会在光天化日下被意

意大利狂想曲

大利黑手党捉走？

“救命啊！救命啊！”回过神的高桥秀治不顾一切地大嚷大叫着。

只是，在他的救命声还来不及震动整个哥本哈根时，一辆黑色加长型的轿车驶到了他的面前。他还来不及呼吸，就错愕地发现自己被塞入了轿车里。

车子在哥本哈根的道路上飞驰着。他——被绑架了！

高桥秀治目瞪口呆地看着坐在他对面的黑发男子。他是谁？

“以为剪掉了长发，别人就认不出你了吗？”黑发男子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深邃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厌烦。

这个意大利帅哥在说什么？高桥秀治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还没有从被胁持的阴影里惊醒。如果他是女的，他绝对不会介意被一个连米开朗基罗都要赞叹的男人绑架。

但是——他是个男的！

“你认错人了。”高桥秀治深吸了口气，努力地挺直自己不够雄壮的身材。

“没有人能够在侮辱了司佛萨家族之后，还可以若无其事地离开！”男人并未将对座那阵嗡嗡细语听入耳



朵。

“我说——你们捉错人了。”高桥秀治干渴的喉咙沙哑地说道。



男人在听见这个声音时皱了皱眉头，他斜靠在椅背上评量似地望着那张雪白小脸及那一对微微颤抖的红唇。

“我是男的，光是声音就和女人不同。”高桥秀治轻咳了两声，努力解释着。

“一个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女人，在逃亡一个月后，总是会有些改变。”男人径自喝着酒，鹰隼般的视线紧盯着猎物。

高桥秀治咽了一口口水。难道“他”长得像这个黑道大哥的女人吗？

“再笨的人都看得出来我是个男人——我有喉结！”高桥秀治伸直喉咙，极力展示着他并不明显的喉结。

“我最恨别人死不承认。”男人瞄了那纤细的喉咙一眼，冷冷地说道。

“我真的是男人！”高桥秀治声嘶力竭地吼着。

“证据呢？”无理取闹！

“证据？”高桥秀治不能置信地重复了一遍。这种有眼睛的人都看得明白的事还需要证据吗？

黑发男人无声地嗤笑着她，在扶手边按下一个钮，

意大利狂想曲

让后座和司机之间升起一道暗色玻璃。

高桥秀治感到呼吸变得极度困难，纵然这空间足够让四个大男人躺平！

“你……你……你想干么？”高桥秀治结巴地问道，迅速地缩到角落里。

“证明你满嘴的谎言，证明你没有一天说过真话！”男人一双锐利的眼眸盯紧了他，唇角勾起一个饶富兴味的微笑。他伸手扯松了领带，那神态是绝对无情的。

高桥秀治还来不及有任何想法，整个人就被男人结实的手臂压平在座榻上。

“你想做什么！你这个变态！”高桥秀治发抖地叫道。黑发男子以舌尖舔去唇上的酒渍，深蓝得近乎墨黑的眼腹中有着残忍的笑意。结婚两年来，第一次见到她脸上有这么多表情。挺有趣的！

高桥秀治抡起拳头，想给他一拳。然则左手才刚举起，男人压在他小腹上的大掌就不客气地陷入他的肌肉里，逼出了他体内的所有空气，痛得他龇牙咧嘴地直想掉眼泪。

完了！在日本没被那些老头子非礼，到了丹麦反而贞节不保！危机意识让高桥秀治开始剧烈的挣扎，像头急欲逃出陷阱的小羊。

“你再挣扎试试看！”男人的大掌勒在那冰凉的喉管



上，满意地看着身下的人除了颤抖外，不再有任何反抗。

高桥秀治气喘不已地盯着男人无情的眉眼，屈辱地感觉着男人正扯开他的大衣，将他的衬衫拉出牛仔裤。



啪的一声，高桥秀治的衬衫整个被扯开来，白皙但毫无女性起伏的曲线暴露在车内的暖气之中。

黑发男人鼻翼微掀，锐利地看过“他”细致的五官及男性的胸膛一眼，随即面无表情地远离了“他”，拿起电话快速地用意大利语交代了几句话。

高桥秀治死命地抓着外套包住自己，并以一种恶毒的眼神瞪着那个若无其事地喝酒的混蛋！

“这张脸生在男人身上，太可惜了。”黑发男人雕刻般的五官闪过一丝戏谑。

“我的脸长得什么样，不关你的事！我们国内从来没有人瞎眼到把我当成女的！”高桥秀治直起身子，努力不让自己的气势输人。长得比较“美丽”难道是他的错吗？黑发男人挑了下眉，递给他一杯酒。

高桥秀治一把夺过了酒杯，仰头就把酒一口饮尽。

“咳咳咳……”入口的灼烈让他猛咳出声。这威士忌还真烈！

“我们意大利男人绝对不会被酒呛到。”神祇般的面容似笑非笑地脱看着对座。已经很久没人能让他如

意大利狂想曲

此开心了！

“你……道歉！”高桥秀治凶恶地指责着他，一路累积下来的恐惧在此时完全爆发开来。他居然一点悔意都没有！

黑发男人眉毛一掀，唇边的笑容像在容忍一个无理取闹的小孩。

“道歉！”高桥秀治昂起下巴，坚持地说道。

“你要我把你丢到黑街里让你成为男人的玩物，还是要我把你丢到海中去看看传说中的美人鱼？”威胁的话以一种吟唱似的语调滑出男人的口中。

高桥秀治睁着黑亮的大眼，还来不及骂出“莫明其妙的猪”，车子就猛然停了下来。车门在下一秒钟被拉开，金边眼镜将他从车里拖了出来，朝他礼貌地颌了颌首后，随即跨上另一台黑色跑车迅速离去。

站在马路中央的高桥秀治张大了嘴，傻傻地望着两台飞驰而去的车子。

“夹着尾巴逃走的孬种！”他恨恨地诅咒了一声，同时吐出一口大气。好险没事！

被人绑架的无力感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渐渐淡去，高桥秀治无力地扶着墙壁，避开了两台单车。随着地势转了一个弯，他即刻被眼前的建筑夺去了所有注意力。

安玛丽堡宫殿——丹麦王室的住所！



拱顶式的雄伟建筑环绕着喷水地而建，壮观的气势及古典优雅的石柱让他的心情大好，而八角型红砖广场上来回走动的卫兵，更让他的目光乍然大亮——

女卫兵哩！

一名五官艳丽的女卫兵抛给他一个微笑，高桥秀治的愁眉苦脸顿时都抛回了日本！如果北欧美女不介意他们两人的个子可能一样高，那他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在高桥秀治目不转睛地热烈注视下，女卫兵再度从皮筒军帽下抛了一个媚眼，红色的戎装、海蓝色的军裤，完全衬托出她年轻而窈窕的身段。

能够卸下军人的武装是件快意的事——高桥秀治以他最迷人的角度响应着她，并当着她的面，掏出纸条写下自己饭店房间号码。

当他踮起脚尖在树枝上绑纸条时，听到身边传来的诧异声及惊叹声，他奇怪地看了那些一脸兴奋的闲杂人一眼。在日本抽到坏签时总要绑在树上，这种事也值得他们大呼小叫吗？

嗯，现在去看着丹麦最著名的美人鱼雕像吧！在他被绑架前，正好看到旅游书上说到安玛丽堡宫殿和美人鱼雕像这两个地方距离并不远。高桥秀治轻松地沿着干净的街道前进。还是丹麦好！



意大利狂想曲

他皱着眉回想前几日在罗马所经历到的脏乱——奥黛丽赫本的“罗马假期”还真是美化了罗马！他在罗马拍照时，脑子想的全是如何指使意大利人民清理垃圾。他们至少不应该让旅客在公园散步时，左脚踏到啤酒罐，右脚踩入空的披萨盒！

意大利人全都坏毙了！高桥秀治想到刚才的遭遇，忍不住又横眉竖目了起来。

经过一处古城堡，他沿着海岸眺望着那坐在旅游指南中占了半页篇幅，实际上却只有八十公分的娇小美人鱼雕像！

哎，可怜的美人鱼！虽然美人鱼当年遇到的如果是他，情况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他喜欢女人，却没想到为哪个女人牵肠挂肚过。女人对他而言都是一样的！

和祖母赌气因而走入了牛郎这个行业，在把他对女人的吸引力发挥到极点后，他却开始对这种送往迎来的赔笑生涯感到厌倦。他的确还不想正经地定下来工作，但是也不想把自己的时间全花在女人身上。也许真的该退休了……

有些疲累的高桥秀治，在路边一处隐密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现在虽然不是观光旺季，不过整个堤防上零星的十

